



2018

[下册]

大地上的灯盏

——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2018

王婉 崔庆蕾 编

作家出版社

下册



2018

[下册]

大地上的灯盏

——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2018

王婉 崔庆蕾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上的灯盏：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2018：全2册 / 王婉，崔庆蕾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212-0333-2

I . ①大… II . ①王… ②崔 III .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1194 号

大地上的灯盏：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2018

编 者：王 婉 崔庆蕾

责任编辑：袁艺方

装帧设计：丁奔亮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067186（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zuojaia @ zuojaia.net.cn](mailto:zuojaia@zuojai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2 × 230

字 数：470 千

印 张：41.25

版 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33-2

定 价：8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散文卷

- 背篋……………王冰冰 / 003
- 洋芋……………陈 刚 / 007
- 故乡（组章）……………韩卫贤 / 010
- 故乡的草原……………法京涛 / 015
- 父亲的鸽子……………阎保成 / 019
- 白马河的春天……………段家军 / 024
- 在光阴的渡口看大野萧萧……………夏梓言 / 030
- 老马……………远 航 / 042
- 少年之水……………罗光成 / 050
- 湖上书（十四题）……………李伯喜 / 058
- 绍兴的水……………梁孟伟 / 090
- 花开的村庄……………王永军 / 095
- 乡村塾师……………刘恒杰 / 100
- 马语（十章）……………墨未浓 / 114
- 时光藏在草木里……………罗拱北 / 123
- 汪曾祺与书画……………乌 人 / 128
- 又见炊烟升起……………李北墨 / 133
- 犹记故园橘……………黄爱华 / 137
- 母亲的石楠……………周火雄 / 142
- 父亲的土蜂蜜，甜甜的爱……………吕映珍 / 145

静听桃花落雨·····	张修东 / 149
萤火虫的情话·····	张思建 / 152

诗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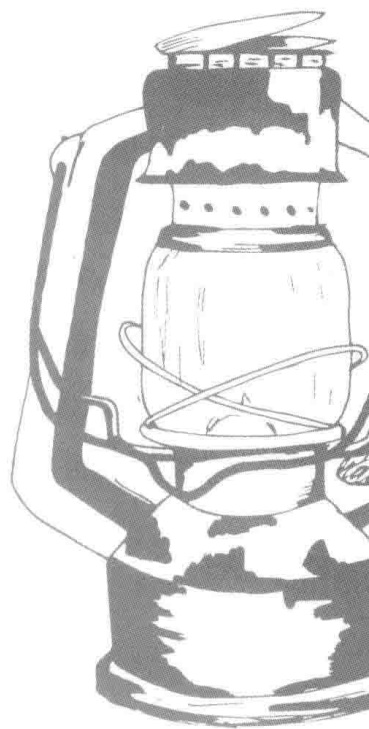
春天的疼痛·····	立 夫 / 157
陇中物语（组诗）·····	周志权 / 161
月亏月盈（组诗）·····	田 君 / 167
像一株植物一样活着·····	月若初见 / 172
月亮·····	曾小霞 / 173
春日雨歇（外二首）·····	清心如云 / 175
黄昏的时候，所有事物都静默·····	宋 煜 / 178
周庄的雨巷（外二首）·····	杨龙美 / 179
中年书（组诗）·····	尹宏灯 / 181
树意（外二首）·····	树吾冲三晚 / 185
失散的牛羊（外二首）·····	绝 也 / 187
祭（节选）·····	韦兴生 / 190

小说卷

断竹续竹·····	羊 毛 / 199
加娜的春天·····	牛的草原 / 244
故人犹未还·····	梦蝶书生 / 264
马谣·····	雪夜彭城 / 276
群山回响·····	秋高鹿鸣 / 289
理发店的故事·····	郑 磊 / 296
白勇是在什么时候变老的·····	朱东润 / 309
接班·····	碧海莲心 / 312

后记 / 325

散文卷



背篋

王冰冰

“你可知道，我这会儿头比背篋都要大。”朋友在一旁耷拉着脑子，一脸抱怨地说道。

我忽然想起这句地道有味的家乡话，我是好久都没有听到过了。因为长年在外走动，不是读书就是工作的缘由，每年也是难得地回一趟老家。背篋，这个曾经熟悉，这会儿却又陌生了的劳作器物我也是怀念得紧。

庄浪，藏语的意思是“野牛出没的地方”，明万历《庄浪县志》亦记载：“立群山之中，居偏隘之区，田不川，山不林。”这样看来，庄浪背篋的历史，应该是有点年头的，就连后来的梯田建设，不能说没有它的功劳。尽管它一直保守着竹般的虚心，然而历史总是这样的客观朴素，在褪色泛黄的照片的一角，我还是发现了它的踪迹，那么地显眼，又那么地内敛。大山泱泱的庄浪，历来就是坎沟深陷，坡路陡峭，背篋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发明者，不知是受了何方造物主的指津，竟使其不失美学的造诣，又兼了实用、方便的效用，单单是这点，就令人十足地感叹了。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呢。

斜阳西坠，阒与西一方，我眼前仿佛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群人，黝黑着身子，身后背着方背篋，麻绳勒紧在两肩，低着头，弯拱着腰踩着脚下的坑坑洼洼，一步步地走来。这一走，庄浪人不知道历经了多少个春秋，多少代的人，铲黄土、造梯田，才有了今天的庄山浪水。

我对背篋的记忆，大都定格在了少年时候。小时候的夏天，似乎比现在还要热，哪怕田地里再是忙碌，大中午的、毒辣的太阳炙烤着滚烫的地表层，没有谁是愿意跑到田头里去。这样，树下纳凉就成了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主要活动了。编织背篋的工作，大多是在这个时间展开的。当然，这是门手艺活，不是说谁都可以胜任的。村子里，有这么两位编织背篋的好手巧人，一少一老，老者从小的手艺，约莫是从自己的老辈那学来的，也算是一种手艺的继承。少者，是位木匠，手上的功夫本来就很厉害，编织这样的东西，于他而言，自然不在话下了。

编织背篋的工作就在这样的闲聊碎事里开始了，选用材料一般有两种，一是竹子的秆茎，另一是被当地人冠其名为“蓐树”的藤条。不管从哪个方面上说，第一种材料是有绝对优势的，当然在篾货市场上也能卖个好价钱。编织工作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打底，这一步，关系到背篋将来的品相，好的开端永远是成功的一半，这点自始至终错不了。这一步，两位手艺人都是用足了功夫，挑选了长而高挑的藤条，锋利的刀刃将其分割得干净锃亮，找准了底心，以心为基点，四散开来，这样基本的骨架就有了。接下来的工作，才是编织的整个过程。如蛛虫结网般往来缠绕，任劳任怨，朴实忠厚，埋头苦干，本是庄浪人自始至终的品性。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邻居的老奶奶，是个裹着小脚的奶奶，一辈子都很是忙碌，哪

怕是与你坐着闲谈，手里的活计也不会停下来。庄浪人喜欢说“光阴”，将过日子说成“挖光阴”，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词，我曾经听过“偷光阴”或者也用过其他的动词匹配过光阴这个名词，然而在我心中，都不如“挖”字来得自然体贴。老奶奶挖光阴的用具就是个自己亲手编织的背篋，背篋被她如做衣服一般量身裁体得很是得体的，小脚一点一点地从小坡上爬上来，将需要的东西拾掇得一样也不差，最后收进了自己的背篋里，弯下了身子，靠在地根上，将绳子紧了紧，就又一点一点地走开了。

我至今还记得她背着背篋的样子，那条路本来就不短，在我记忆的消融下，似乎是越发地长了。多少个记忆里，我曾逢着个背着背篋的老人，或是叔叔伯伯，或是姨婶姑婆，他们背着个背篋，一辈子就这样走着，黄土朝面背朝天，书写着历史的大千变迁，改变着自己的生活。

头比背篋都大，这是句玩笑话，有打趣的成分，但也恰恰言明了老百姓对它的熟悉与认可。头比背篋大，不是说明头的大，恰恰是说明了背篋在人心里的大。一背篋，背在了身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装下，割草、搬件、盛放物品，等等此类，没有什么比背篋更合适了。记得小时候玩捉迷藏的时候，每次我都喜欢躲在倒置了的背篋下面。阳光从缝隙间透了过来，树叶摇曳着婀娜的情影，仰着头望着天空，似乎每一个格子里，都是个精彩的世界。现在想起，也是一番很亲切的怀念。仿佛整个夏天，都是在背篋里走过的，太阳被背篋的竹篾分割成了一格一格的，每一个格子，都是个新的世界，后来，我学了建筑学，干了设计，才明白，那是古典园林里的框景与取景的手法，小小的背篋，竟然有如此的古典美学趣味，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我看未必吧。

田间地头，乡间小道，总能逢到背着背篋的人，他们打着招呼，说着亲切的话，抖了抖肩膀，将下滑下来的背篋的绳子往上移了移，瞧着天色，或是晨起而作，或是日夕而返，或是父亲，或是母亲。坑坑洼洼，褶皱难堪的乡间小道，总有这样一幅画面植入到你的脑子。那是个背篋，更是段记忆。

洋芋

陈 刚

洋芋是在冬天里播种的一种农作物，这种农作物广泛地生长在乡村的土地里。包谷收了秋，男人就吆喝着赶出牛，为种植洋芋去耕耘板结的田地。他们身后新翻出的土地像波浪一样在广饶的田野里翻滚，村庄里到处弥漫着一种好闻的土腥气息，亲切又熟悉。女人握一柄锄头把大块的土疙瘩敲碎，她们像整鞋垫子一样把田地弄得整洁又平实。她们仿佛觉得去年的日子又原原本本地铺展在了脚下，有时觉得好像不对劲，扶着锄把细细一想又没什么不对劲了。远处，一群在新翻出的土壤里捉虫子的花喜鹊，偶尔也会莫名其妙地停顿下来，像乡村里几个怀春的少女，在相互揣摩心事。

屋里择洋芋种的老人们，曾经是多么地挚爱土地啊。但他们现在没有能力再去亲近土地了，他们在成千上万的洋芋堆里选择唯美的种子。他们挑剔的目光总是对那些个子娇小，表面有许多凹陷的美丽芽痕的洋芋感兴趣。他们坚信这些充满了凹陷的生命之脐的洋芋都能成为生儿育女的一把好手。洋芋也眯眼望着满脸皱纹的老人，期待着被鱼一样游来的大手捡到篓子里去。她们更像一群待字闺中的女儿，正处在少女与少妇之间最美的韶华里，她们渴望嫁给

肥沃的土地。当然体形太大的洋芋是不敢奢望被垂青的，她们面临的是会被人们随时端上餐桌或者被制作成淀粉。她们只能眼热地看着许多比自己身材娇小的洋芋妹妹被依次选进了篓子，她们在分离的瞬间才懂得惺惺相惜。老人们把小个子的洋芋装进篓子的时候，高兴得像是领养了一群活泼可爱的孙子。

土地很愉快地接纳了这群新鲜的洋芋。女人们总是担心洋芋受不住寒冷的侵袭，就用细土给她们隆起了厚实的被褥。一行行，一列列。从远处看就像是有人把一块块泥色的灯芯绒布匹遗失在了乡村的旷野里，那样的田野真是让人无限遐想啊！洋芋是不会知道自己能创造出这样美妙的田园胜景的。多年以来，我一直把老家的洋芋田认为是最经典的乡村艺术画卷。

新年一过，布谷鸟就会把春天啼开一个绿色的缺口。土黄色的洋芋田仿佛在一夜之间就燃烧成了一块绿色的火焰，洋芋们用刚出土的嫩绿身体同其他的绿色作物一起兴奋地围猎着土地的颜色。画面的颜色是一回事，画面带给人的感觉是另一回事。这样的场景总是令我感动的。去年埋在地里的洋芋好像成了一桩陈年旧事，她们其实在悄悄地孕育着一大群儿女。在儿女们一嘟噜一嘟噜的生长过程里，她们也日渐成了皱脸的瘪嘴老太，直到最后悄悄地融进了土壤。只有她们的灵魂才会在明年的这片土地里寻找自己的儿女。谁会想到洋芋也像人类一样在重复、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历程呢。这些都是非常切近又非常遥远的情节啊。

夏天是收获洋芋的季节，这正是包谷挂须扬穗的时候，挖洋芋的人们好像游击队员一样出没在漫天漫地的青纱帐里。人们满脸灿烂地把锄头挖下去就会翻出一股醉人的土腥气，那是洋芋在土地的胎腹里汲取到的阳光的味道，是一种可以让人酥酥麻麻感动的味

道。男人的目光也许会被这些从地里不断冒出来的洋芋绊得七零八落，但细心的女人会用手去轻轻地抹干净黏附在洋芋上的软泥，再扔进花篓。洋芋散发出润泽的温暖的光，安静地躺在花篓里。如果你愿意，可以从她布满全身的生命之脐里看见生命的另一种颜色和质地。

这群从地里翻挖出来的洋芋，后来被层层累列堆放在了老屋的一个角落里。在这段寂寞的时光中，这群土地的好儿女将面临着是否能在下个冬季里重新回到田野的怀抱。她们在苦苦地等待着一双粗糙的大手来选择，渴望的神情就布满了她们隐秘的眼睛。事实上，就算一个只有小拇指头大小的洋芋，也能够发出新芽并孕育出一群新的洋芋，只要有土、有水。这些在乡村里长大的洋芋甚至比某些人还要懂得生命顽强的意义。

洋芋的种种不凡表现，让我明白了这绝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粮食作物。其实乡村里有很多的东西像洋芋一样，是值得我们顶礼膜拜并诚谢景仰的。

故乡（组章）

韩卫贤

很多年之前了，我披一身秋风，坐于一棵树下，静心笃思。残叶飘零，没有风。树是孤独的，我也是孤独的。

我第一次听见树的喘息声，很沉痛。我绕着树转圈，目光观察着粗糙的树干，渴望聆听到更多关于一棵树的内心秘密。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为一棵树的事冥思苦想。树，给了我想象力不能抵达的深度。像我的祖父，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成天坐在院坝里自言自语，讲述他一生的经验和阅历。尽管祖父把自己的一生都梳理得如此明白、透彻，可在我的眼中，他仍然是个谜。

我观察一棵树，实际是在寻找那棵树与我的祖父相同的部分。

那个下午，我看到树枝上的黄叶是怎样一片一片坠地的，听见树的喘息是怎样一声一声变微弱的。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进入一棵树的内心，就像我未能进入我祖父的内心。

时间静止，与我同样未能进入一棵树的内心的，是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树枝上蹦跳、高叫，将天地喊得苍凉。

我坐于一棵树下，体验了衰老，却与死亡无关。

父亲的心事

父亲放心不下他肩上扛着的那把锄头，像放心不下母亲，放心不下我。

父亲这辈子，有太多他放心不下的东西。

田里的麦子，他是每天都要去看的。他担心那些讨厌的虫子，会在暗夜里分享他的劳动成果，占了便宜，还四处唱赞歌。父亲的心，很慈善。明知那些虫子会偷吃粮食，他也不喷洒农药。每天就那样在田边干守着，他说，生长于暗中的动物，都是值得怜悯的。

屋檐下的那条狗，跟父亲很多年了。他也不放狗出去见见世面，颈项上，总给人家拴条粗粗的铁链子。父亲说，世界太繁杂，现今的人，得罪不起。狗再好，也是畜生，放它出去，咬了人，就闯祸了。若咬的是穷人，别人会骂它“狗仗人势”。若咬的是富贵之人，被骂“疯狗”不说，人家肯定找上门来，狠咬你一嘴。若真碰上这样的事，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被狗咬，痛一时；被人咬，痛一世。

父亲还放心不下村庄。没事的时候，他提着锄头，去铲荒地上疯狂生长的野草。他怕有一天，野草淹没村庄。他必须替那些离家的人，守住一个家园。哪怕是精神家园，也好。

父亲有时也放心不下城市。他说，城市里的人那么多，无地可耕，无田可种。既不生长麦子，又不生长大米。那些人，会不会有一天坐吃山空？

父亲的担心，遭到很多人的嘲笑。从城里念大学回村的侄儿说，大伯，城里人早就不吃大米了，人家喝牛奶、吃海鲜。你在杞

人忧天。

父亲不懂“杞人忧天”这个词。他沉默半晌，然后说，我就不信没了土地能活命。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东西，父亲都放心不下。

父亲放心不下的东西，最终，全成了我放心不下的东西。

大地母亲

我一直在回忆母亲的样子，像回忆养育我的那片土地。

每天清晨，母亲都起床很早。当她起床的时候，整个村庄还在沉睡。母亲这一生，习惯了走在生活的前面，就像雪，最早感知寒冷。母亲是迎接日出最多的人，可她从来不知道，日出是什么样子。日出时，母亲正在担水、劈柴、挑粪、烧火，为准备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

迎接日出最多的人，最先被太阳晒老。

我是顺着母亲额头上的皱纹，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些皱纹，多像我童年爬过的山路，曲曲折折，遍布荆棘。山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一道伤，滴着母亲的血。

母亲这辈子，走过很多泥泞路，碰过很多壁，忍受过太多的风雨、黑暗和委屈。这些，母亲都不曾怕过，不曾哭过。再难走的路，母亲都走过来了。再贫瘠的土地，母亲也能种植出玉米和稻谷……

但有一天，母亲哭了。她趴在村庄的脊背上，泪流成河。母亲的伤痛，不是因为贫穷，而是比贫穷更可怕的空虚和惶恐。母亲说，她做了个梦，梦见偌大一个村庄，成了她一个人的坟墓。